

注评本

红楼梦

卷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〔清〕护花主人 大某山民 太平闲人 评



注评本

红楼梦

叁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〔清〕护花主人 大某山民 太平闲人 评



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女儿一夕话，此大段无非一夕话，而满纸都是暗昧蹊跷，看官亦觉得否？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，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？有什么疑的！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马子盖掀下来^[1]。此演剥下得复之机，剥上卦为艮，艮为少男。“马子”阴器，“盖”则上一阳爻也，若更掀下，则成纯坤。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。”小厮且不推门，且拉着笑道：“好婶子，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若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伏下夜赌。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，今年还比往年？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们。再找“兴利”，是剥之主。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，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鷓鴣是^[2]，还动他的果子！所谓“硕果不食”。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宝、黛、钗无非这些亲戚，无非小女儿。怎不和他们要去，倒和我来要？这可是‘仓老鼠向老鸱去借粮——鼠属子，为北方至阴，前四爪故前四刻为阴，后五爪故后四刻为阳，正是坤下得复，畅至纯阳，悉从此起。老鸱属火，正南方也。而语面新巧绝伦。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倒有’！”

小厮笑道：“嗳哟哟！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，我看你老人家从今已后就用不着我了。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隐隐跃跃。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。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柳氏听了笑道：“你这个小猴儿精，又捣鬼了。猴儿，宝、凤俱到，谓之精，乃复之所由生，而现在却是捣鬼。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？”那小厮笑

[1] 马子盖：指当时儿童的一种发式，犹如马桶盖。马子，即马桶。旧时一种带盖子的便溺器。

[2] 鷓鴣(鷓)：鸟名。通体黑色，身短尾长，凶猛善斗。

道：“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单是你们有内纤^[1]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纤不成？内纤则内连矣，坤阴都断而内连一爻，非复而何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，什么事瞒了我们？”隐隐跃跃。○上回尾此回首，用一老阴一少阳，畅演《易》象，乃六十、六十一回头，百廿回书正中间之大枢纽也，而异常新颖，神情口角如见如闻，不知作者从何处得来。

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婶子去罢，再不来，可就误了。”饭不可误，言下憬然。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小厮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，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公派。卯木春生，书中独主之要义，有多少叫吃饭总汇于此。一面问众人：“五丫头那里去了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，自寻苦吃。找他们姐妹去了。”

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前回结，此回起。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，莲花儿，莲茂于夏，与蝉同时，正阴生之会。道：“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，顿得嫩嫩的^[2]。”上大段以爻之剥定探春，此回以大壮之观定迎春，以便立后文恶姻缘之案。元春正月之卦，为泰居长，次迎春居二，为二月卦则大壮。悉女体也，则凡阳皆阴，变大壮为观矣，观巽上坤下，特借其婢要鸡蛋以演出之，巽为鸡蛋，即卵为肾，位正北，先天之坤也。是以奴定主法，而即司棋本传。棋黑白分明，蛋青黄不混，后以烈死，乃书中野鸳鸯而真鸳鸯之一人，正是蛋之演义。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一样儿尊贵，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，我那里找去？你说给他，改日吃罢。”语气不平，足启争端，是真好笔。莲花儿道：“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。今日要鸡蛋，又没有，什么好东好西！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。不要叫我翻出来！”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？你就这么利害，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

[1]内纤：内线，卧底。

[2]顿：同“炖”。

疼？莲花儿舌有莲花。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”又妙。

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混诌^[1]，你妈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浇头^[2]，姑娘们先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！预备遇急儿的。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：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？你们深宅大院，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，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？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。言之慨然。我劝他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。贞元运会，不过故事。鸡蛋、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、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！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，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，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！”主为阳，观卦上二阳为二层。

莲花儿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，你说上这两车子话！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，却为什么？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，死丧之映。你怎么忙得还问肉炒鸡炒？春燕说荤的因不好，才另叫你炒个面筋儿，少搁油才好，你忙得倒说自己发昏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屁股儿似的，亲捧了去。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说我给众人听！”

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些人眼见的，不要说前日一次，就从前年以来，凡各房里偶然间，不论姑娘姐儿们，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别添？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。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，不止此数。一日也要两只鸡，两只鸭子，十来斤肉，一吊钱的菜蔬，园中宝、黛、钗、迎、探、惜、李，计七处，此数岂数供膳耶？作者洞明练达，何支离若此，是因以矛盾演剥也。你们算算，够做什么的？连本分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？买来又不吃，又要别的去。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

[1] 混诌：犹胡说。

[2] 浇头：方言。指加在盛好的面条或米饭上的菜。

用水牌写了^[1]，天天转着吃，到一个月现算倒好。盛极必衰，此时正盛。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同为剥主。偶然量了，要吃个油盐炒菜芽儿来，芽属句芒，少阳之象，由剥而生。现打发个姐儿，拿着五百钱给我，五为土数，芽所托根。我倒笑起来，说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佛，觉也。大肚皮，胃土也，乃万物所归藏，此佛当念。也吃不了五百钱的。这二三十个钱的事，二三得五，以十成之仍为土。还备得起。’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。又说：‘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^[2]。一盐一酱，那不是钱买的？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得赔的，你拿着这个钱，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’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们心里，只替他念佛。独能得众。没得赵姨奶奶听了，不脱赵，乃不脱上大段。又气不忿，反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，寻那样，此厨备园中人饭，赵居于外，何亦来寻？则内外混同为阴矣，是以矛盾暗演大义，书中每用此法。我倒好笑起来。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我那里有这些赔的？”一篇话写得淋漓尽致，而依声赖势，凌弱怕强，芳官气息相通，都在言下，洵是妙文。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他：“死在这里吗？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，告诉了司棋。书中如此等琐屑文字，人多不耐看，倘试执笔仿为一通，则缙庑冗沓，欲求其似，戛戛其难之，况又消纳许多隐意于其中乎。今经评出，请看官再读，便当眉舞色飞矣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，此刻伺候迎春饭罢，带了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，见他来得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：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丢出去喂狗，大家赚不成！”棋窝战争，写司棋第一登场如此，而横恣如见。

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，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，慌得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不要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，柳嫂子有

[1] 水牌：临时记事用的漆成白色或黑色的木牌或薄铁牌，因用后以水洗去字迹可以再写，故称。

[2] 叨登：折腾，找麻烦。

八个头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说鸡蛋难买是真，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，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弄去。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”写众人恰好。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，方将气劝得渐平了。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，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蛋，令人送去。详略各得。司棋全泼了地下。全神都到而乃自戕，哭为鸡为凤，又演风地剥。那人回来，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。入上半回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，即黛之与宝。遂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。且喜无人盘问，鬼不鬼，贼不贼。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，有来路，无去路。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情景俱妙，必是玫瑰花，既点时令，又见总由探春也。远远的望着。有一盏茶时候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个，到跟前方看真，即黛遇钗。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。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他做什么？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。不然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了园门。”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春燕，又说这是茯苓霜，如何吃，如何补益，“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。”转送，何其鲁莽，是黛行事。说毕，便走回来。

正走蓼溆一带，特提此处。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，五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林家的问道：“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截问如闻。五儿陪笑说道：“因这两日好些，跟我妈进来散散闷，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。”林之孝家的说道：“这话岔了，方才我见你妈出去，我才关门。既是你妈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？竟出去让我关门，是何主意？可是你撒谎。”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说：“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，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得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遁意虚，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鬟对赖，没主儿，

心下便起了疑。

可巧小蝉、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，狭路相逢。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林奶奶倒要审审他。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？”小蝉又道：“正是。昨日玉钏姐姐说：‘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’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罐子，若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。”莲花儿笑道：“这我没听见，今日我看见一个露瓶子。”迤迤逗逗。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问：“在那里？”莲花儿便说：“在他们厨房里呢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带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得便说：“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。”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不管你方官圆官，现有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辨去。”阴阳合为一人，故不管方圆，而语面自妙。此以五儿之屈直注黛玉之死，李、探乃黛玉送终之人，其停放乃林之孝家的。一面说，一面进入厨房，莲花儿带着，取出露瓶。恐还偷有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。

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见探春。探春已归房，人回进去，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。“纳凉”二字是混语。探春在内盥沐，只有侍书回进去，半日出来说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”都不管，而二人各为一意，俟后评。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，到凤姐那边，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。

凤姐方才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将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，凤主杀煞，故作此言，四板一棺也。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”平儿听了，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但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五儿见问，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。平儿听了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，拿你来顶

缸的^[1]。“冤”字明点。此时天晚，太太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带了出来，交与上夜的媳妇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便是软烟罗。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：“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。”也有报怨说：“正经更还坐不上来，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，倘或眼不见寻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们的不是。”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，见了这般十分趁愿^[2]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曲，竟无处可诉。悉由自取。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衾枕，呜呜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便作“焚稿”回观。

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，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，送了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^[3]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。画鬼笔。平儿一一都应着，打发他们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访袭人，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。“叔”字已到。袭人便说：“露却是给了芳官，芳官转给何人，我却不知。”公道不昧，虽袭不能以黛为污，是以从他出脱。○此露来路本从他手，在三十四回彼处说三寸瓶，此处说五寸瓶，是一是二？袭人于是又问芳官，芳官听了，吓了一跳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

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，宝玉也慌了，说：“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实供。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？”因忙和平儿计议：“露的事虽完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此霜恍惚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说也是芳官给他的，就完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虽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？况且那边所丢之露，正没主儿，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，又去

[1] 顶缸：比喻代人受过。

[2] 趁愿：称心，如愿。趁，通“称”。

[3] 简断：干练。

找谁？谁还肯认？众人也未必心服。”

晴雯走来笑道：“太太那边的霜，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，你们可瞎乱说。”大家雪亮。平儿笑道：“谁不知这个原故？但今玉钏儿急的哭。悄悄问着他，他若应了，玉钏儿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，难道我们好兜揽这事不成？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钏儿，说他偷了去了。两个人窝里炮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们如何装没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，自剥。又没赃证，怎么说他？”

宝玉道：“也罢，这件事，我也应起来，就说是我吓他们顽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，两件事都完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也倒是一件阴鹭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。“瞒”字正面，见窝主为宝玉，副之者袭人也，此义阴隐，故为阴鹭。只是太太听见，又说你小孩子气象，不知好歹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也倒是小事，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头起了赃来也容易，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别人都不要管，只这一个人，岂不又生气？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。”说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归重“兴利”之主，了完题句。“鼠”字义重，正是循环。袭人等听说，便知他说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说：“可是这话，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为是。”平儿又笑道：“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，问准了他方好。不然，他们得了意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。就是这里完事，他们已后越发偷的偷、不管的不管了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，也要你留个地步。”“留”字重。

平儿便命一个人，叫了他两个来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玉钏儿先问：“贼在那里？”钏乃环类，而必攻讦，是亦自剥。平儿道：“现在二奶奶屋里呢，财色窝主并归此处，而一语入面。问他什么，应什么。我心里明白，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，都承认了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。财一半，色一半，故认一半。我待要说出来，但只是这做贼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，窝主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，因此为难。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，还是怎样：若从此已后，大家小心存体面，这便求宝二爷应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

奶，不要冤屈了人。”

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所谓良心，剥下得复矣，是曰环。便说道：“姐姐放心，也不要冤屈好人，我说了怕伤体面，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与环哥儿是情真^[1]。必拉环、赵，重演循环也，且立彩云旁传，正不必作十成语，是有斟酌。连太太在家，我们还拿过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，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。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应了完事。”

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。周而复始，是为正经。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顽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我只求姐姐们已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我干的事，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。”平儿、袭人忙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了，岂不又生气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且除这几个人，皆不得知道，这样何等干净！但只以后，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甚么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，那怕连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“小人剥庐”。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一想，方依允。略推即合却好。

于是大家商议妥贴，平儿带了他两个，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，也悄悄的叫他说系芳官所赠，阿私显见。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。

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“今日一早押了他来，恐园中没人伺候姑娘们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，伺候姑娘们的饭呢。”秦显言人情奸险也，为司棋之亲，则黑白分明，又何必苟且钻营，徒貽笑柄乎，其警世深矣。○司棋姓秦，特为“情”字又立一格。平儿道：“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。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没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大认识。

[1]情真：事实，实情。

高高儿孤拐^[1]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^[2]。”玉钏道：“是了，姐姐你怎么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。司棋的父亲，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，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棋乃分势。平儿听了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哦！你早说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，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，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。又如问见。是宝玉那日过来，和这两个孽障无非孽障。不知道要什么的。偏这两个孽障恹他顽，说：‘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’宝玉便瞅他两个不提防时节，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。这两个孽障不知道，就吓慌了。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，方细细的告诉了我，拿出东西来，我瞧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许多人，不独园内人有，连妈妈、丫鬟们讨出去给亲戚们吃，又转送人。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人。他们私情，各自来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，好好的原封没动，怎么就混赖起人来？此霜恍惚，忽失忽得，正有微旨。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”说毕，抽身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。

凤姐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，玉易受污。爱兜揽事情。别人再求他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，给他个炭篓子戴上^[3]，什么事他不应承？咱们若信了，将来有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^[4]，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不要给他们吃。一日不说，跪一日，便是铁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”以凤之辣，衬平之平，托出“行权”。又道：“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，找上文鸡蛋。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儿，人才说他。此是说宝黛情事。虽不加贼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罪误的^[5]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”黛自无词。平儿道：“何苦来操

[1] 孤拐：颧骨。古人迷信，认为女子颧骨高是克夫面相，故称“孤拐”。

[2] 爽利：利索，麻利。

[3] 炭篓子：犹指奉承人家的话。即所谓高帽子。

[4] 磁瓦：瓷器的碎片。

[5] 罪（guò）误：因过失或牵连而受到处分。罪，因事或因他人罪案而受牵连。

这心，得放手时须放手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施恩呢！正训。依我说，总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，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，人每忘了各有那边，百岁终须死也。没的结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，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、气恼伤着的？直提五十五回凤姐小月，乃生“兴利”之因。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。”老老、鸳鸯全到。一夕话，说得凤姐儿倒笑了，道：“随你们罢，没的恼气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不是正经话？”此回以一夕话起首，以一夕话结尾，一夕话乃是正经，此书何可轻视。说毕，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

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回乃此书的正中，故为司棋立传，一黑一白之转关，正是循环，故“瞒赃”、“行权”，都从贾环生发。

起以柳家一夕话，结以平儿一夕话。一夕话，梦话也。而恩怨刑德，无不包罗。愈琐碎，愈整齐。篇中总发冤家路仄之意，而一切无非以己害己。如林之孝，黛类也，而攻柳；凤、平，赦属也，而左迎。则天理循环，正有许多云霞变幻。

【护花主人评曰】假蔷薇硝，赵姨娘干动真气；真玫瑰露，贾宝玉甘冒假赃。

暗换茉莉粉，芳官赚赵姨两下嘴巴；私送茯苓霜，五儿赔芳官一宵眼泪。

指鹿为马，芳官调换粉硝；以李代桃，宝玉认偷霜露。

司棋若不因鸡蛋吵闹，叫小丫头乱翻乱摸，则玫瑰露瓶，莲花儿何由看见？叙司棋吵闹一层，是此回之根线。

司棋逞性，不但伏后文败事之根，且以见迎春素日不知约束下人。

柳五儿事，若李纨办理，必不能明白；若探春究问，又多有干碍，非平儿不可。但平儿何能作主？故借凤姐已睡，分付发落，五儿才得跪诉冤枉。平儿始访问袭人，宝玉方肯代认。层层脱却，不露痕迹。

层层脱卸到宝玉认偷，事已可完，但竟就完结，索然无味。又写平儿虑后，唤到玉钏、彩云，隐隐跃跃，说出原委，彩云挺身认罪一节，然后平儿、袭人说出干碍三姑娘，彩云依允。不但波澜忽起忽落，情事亦周匝细密。

凤姐要细细追求，平儿劝解，是此回余波。然不写此一层，便不像凤姐平日为人，如此方无缺漏。

【大某山民评曰】谚有“踏沉船”、“打落水狗”之说，未曾分清皂白，趁势蹂躏。作者目中看不过，心里忍不住，爰借柳五儿畅言之。

连上一回，其形容柳嫂子势利处，真是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。总之无钱无势，日日想吃白食者，不能讨此等人好也。

此回已入癸丑年夏时事。

话说平儿出来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‘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无事’，所谓造化。方是兴旺之家。若是一点子小事，便扬铃打鼓乱掀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正训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遣回，再不必提此事。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上前磕头。林家的就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、探春，二人都说：“知道了。宁可无事，很好。”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。何必。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了半天，可为惊叹。在厨房内正乱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篓炭、一石粳米在外边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。又打点送账房儿的礼，又备几样菜蔬，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你们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后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世故人情，无不烛照，写来绝倒。

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：“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，就出去罢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与他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了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偃旗息鼓，卷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赔补亏空。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此一顿饭工夫，正不知气坏多少人？可以醒矣！

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问出来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听信儿。忽见彩云来告诉说：“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。”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便起了疑心，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，照

着彩云脸上摔了来，说：“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，我不希罕！你不和宝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应？你既有担当给了我，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。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，我再要这个，也没趣儿。”虽写无端，亦情谈中所应有，又演自剥。

彩云见如此，急得发咒赌誓，至于哭了。百般解说，贾环执意不信，说：“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，就说你偷来给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细想去罢！”说毕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赵姨娘骂：“没造化的种子，这是怎么说！”气得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。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“好孩子，他辜负了你的心，我横竖看得真。我收起来，过两日，他自然回转过来了。”说着，便要收东西。彩云赌气，一顿卷包起来，趁人不见，来至园中，都撒在河内，顺水沉的沉，漂的漂了。自己气得夜间在被内暗哭了一夜。

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，日无明文，以上文玫瑰、下文芍药揆之，则为乾卦四月纯阳之月也，是乃道原先天之心。原来宝琴也是这日，二人相同。琴为太初之音，其用为禁，即落后天能禁此心，则能反两王之坤，为两三之乾也，故与宝玉同生日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曾像往年热闹，往年乃“魔法”以后，“泣残红”以前，何尝热闹。只有张道士首提大道。送了四样礼，换的记名符儿；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、姑子，无非阴阳性命演义。送了供尖儿^[1]，并寿星、纸马、疏头，并本宫星官、值年太岁、周岁换的锁儿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日来上寿。王子腾那边，仍是一套衣服、一双鞋袜、一百寿桃、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。束其外，实其内，正一心奔腾之戒。薛姨妈处减一半。“减半”二字奇，衣服一套不可减半，鞋袜一双不可减半，或者只有衣服鞋袜无桃面，有桃面无衣服鞋袜为减半耶？请试猜之。其余家中，尤氏仍是一双鞋袜，罪自外至，故禁其行。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荷包，必无所逃。里面装一个金寿星，定主以玉配金。一件波斯国的玩器^[2]。犹言夷器。夷，伤也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^[3]。又另有宝琴之礼，

[1] 供尖儿：供品的顶端部分。僧尼用来馈赠他人，表示祝福。

[2] 波斯国：古代国名，即伊朗。

[3] 放堂：旧时施主在寺庙中普遍布施僧众以期消灾得福，叫“放堂”。

不能备述。姊妹们皆随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画的，或有一诗的，一扇，一善也，为《大学》之明德；一字为《春秋》之褒贬；一画为大《易》之奇偶；一诗为《国风》之正变。吾故曰是书演《大学》，以《周易》明消长，以《国风》正贞淫，以《春秋》示予夺。奈何看官都把作闲文略过。聊为应景而已。

这日，宝玉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冠带起来，至前厅院中，已有李贵等四个人李贵正对张道。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。宝玉炷了香，行了礼，奠茶焚纸后，便至宁府内宗祠祖先堂两处行礼，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遥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顺到尤氏上房，行过礼，三提行“礼”，正为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配，其所出曰政，其同生曰琴，则《书》与《乐》在其中矣。合之《六经》、《四书》，无不具备，乃是郑重演宝玉，乃是郑重演石头，看官信否？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再三拉着，此处无行礼明文，正坏心之所。然后又见过薛蝌，让一回，方进园来。方入大观，此书又从头起。晴雯、麝月二人一钗、一黛，是书主脑。跟随，小丫头夹着毡子，从李氏起一一挨着，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；复出二门，至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曾受。不行礼不受礼，乃入大观之宝玉，而排场都好。回至房中，袭人等第一人。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，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轻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此皆不磕头。废礼自王，大书特书。

一时贾环、贾兰来了，袭人连忙拉住，亦未行礼，无兄无父，总由王命。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走乏了。”便歪在床上。入梦微言。方吃了半盏茶，只听外头咕咕呱呱，一群丫头笑了进来，但一歪便见群阴恶进，而一时情事，恍如见闻。原来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缕、入画、邢岫烟的丫头篆儿，并奶子抱着巧姐儿，彩鸾、绣鸾八九个人，是人都有妙义，不是杂凑，批不胜批，八九七十二，乃地数也。都抱着红毡子，笑着进来，说：“拜寿的挤破门了，快拿面来我们吃！”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惜春也都来了。此五人一总，悉有妙义，看官当自知之。

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不敢起动，快预备好茶。”进入房中，不免推让一回，大家归座。袭人等捧过茶来，才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得花枝